

林玄榮遺技

鐵

綫

拳

朱愚齋著

林玄榮遺技

鐵

綫

拳

朱愚齋著

實售七十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鐵 綫 拳

編著者：朱 愚 齋
發行人：林 秀 英
出版者：華 聯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 7 — 10 號
郵政劃撥儲金戶 3765 號

總經理：啓源書局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69 號

郵撥：15527 電話：3142104

臺北：文 笙 書 局
總經理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69 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 0971 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出版

先師林世榮先生史畧

先師林世榮粵之南海平洲人也幼聰慧重言諾而性好學慷慨有大志故其祖器重之嘗語林曰汝天資聰敏有造之材也但今國事日非瘡痍滿目有之士欲盡匹夫之責非習技擊之術不可於是歷代秘傳之拳法授之林君習既有年仍不敢自信乃投身於胡金屋處爲弟子又習數年斯時也年已稍長迫於生活問題不得已傭於屠店中惟林君抱負不凡不忘故業蓋其腦海中有所感激也時當滿清末年民不聊生君清夜自思嘗拊膺太息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盡己之天職何以生爲於是棄屠業負笈千里訪友尋師冀增益其所以不能以貢獻於社會無何竟蒙北省康拳師青盼時康乃廣東候補道員亦迫於生計問題故亦授徒教技繼而盡康所能別康他去時又有鐘雄山者亦一代名師也又從之數載繼又投身於劉軍門永福陳軍門太君及水師提督吳全美之教練官黃飛熊門下爲弟子從

之二十餘載始別師而設館授徒於廣州一時從之者頗衆考諸當日廣州市中當推林君爲巨擘雖然技擊之道摻之最難苟或一技負有微名則爲他人所妬視必思創敗之而始快噫此乃中華武士之特性故自殘同種之悲劇時有所聞殊令有心人搖首太息也無何有光頭某者亦粵中之名師也耳聞林名日噪嫉之思敗林使無愈於己者乃作不速之客突進林館中時林方課技光頭竟曰何物狂徒竟敢目無餘子欲在廣州設館授徒者非一較身手不可林再三婉却光頭則再三威迫之林不得已始與角藝甫一交手則光頭倒地尋丈之外事後林抱歉不已而光頭某亦輸誠折服反率其徒受業於林既而復有范某其人者亦拳師也惟持材肆虐舉凡廣州初設館者莫不受創被驅而去自是以來廣州市上之拳師爲所敗者不知凡幾故名反日張彼之目中無人者皆由是也一日尋林挑釁甫進館中卽厲聲呼曰乳臭兒亦欲學人設館耶苟人人如是則吾之少林妙術不幾爲世所輕乎宿聞汝善用雙刃能爲余一試之乎否則散館他去毋立足於廣州林聞言笑曰僕雖愚拙豈畏人者耶倘公不以余爲不肖而教訓之幸也但勿以兵刃相見恐危及旁觀意良不

忍我惟握二柴與公一較或不至有辱長者之命茂聞言哮吼如虎持棍挺身向林猛擊狀至凶暴不一時體已被傷血漉漉下急棄棍負痛遁斂抑時身負重傷往叩林師黃飛熊家求葯其師笑曰林說不愧爲我門徒也乃出葯爲之治且深贊林有涵養之學焉一日天氣清明林隨師海幢寺之遊時寺中有名鐵頭和尚者精技擊勇力絕倫時適方丈因事不暇彼乃合十迎客入座寒暄已畢繼談武術彼笑曰學技之難必須耐勞苟如是進行成功必摻左券卽納之初練頭顱也始由吾師以石臼將吾身倒椿之以資鍛鍊久之吾請於師曰吾或可否如鉄者乎師笑曰有何不可第恐汝畏苦耳乃用石碎于臼中復將吾首椿之無時也已既而復請於師曰吾首雖非如鉄然亦非他人之首可比至此尙須再練否師曰未已左乃以鉄片碎實於其間椿之如是者久之故至今無論以何物擊納納以頭禦之無或有傷也設納以頭撞敵無有能禦之者一日早膳而食未飽乃往厨取飯皮而食爲一僧所拒時納饑火中燒致起衝突他以飯鏟擊吾頭卜卜有聲如擊木魚然願吾首無傷也言時頗有矜色旋笑曰二居士拳師也能否與納一試身手以爲山門生色師遂命林與博並

戒勿用殺手法林諾之鵬身進僧以頭撞林林則以虎鶴雙形之月影手脚破之竟仆尋丈之外林趨扶起長揖謝罷僧亦合十贊羨時林有徒孔紀南適其鄉演劇邀林往觀林於是偕二三知己至腐目焉惟返寓時人皆乘馬斯時也阡陌縱橫一望無際時馬蹄得人意揚揚所過處乃小龍會姓地方有農人及無賴數輩睹林等衣裳楚楚以爲貴介公子乃橫竿挑水而過使馬不得進以爲取笑之資林不與較乃下馬繞道避之而彼等又捏稱損害其田禾群索償值林至此仍隱忍之惟其徒睹此忍無可忍疾聲曰豈有如此挑水而過此小路者乎無賴挺竿進擊徒亦忿然決鬥戰鬥方酣而無賴之赴援者多至數十林不得已參加戰爭彼雖數十人已如風吹敗葉矣此又一事也惟林君之軼事頗繁多至不能盡錄至樂善戲院一役久爲吾人所悉其真相著者不敏敬爲讀者詳細述之當滿清光宣之際廣州市上雖辦警政而警察巡視未週故爲劇院營業者多雇用健兒以維持場內秩序而林公遂爲樂善戲院所賞識自此以後林徒出入其間守院者亦莫之阻并藉林名以鎮懾無賴輩之搔擾一日林有徒名朱蝦者偕其儕輩至院觀劇時適該院舊商滿期退辦新商

則爲武弁李世桂而未知之也乃如曩者之入院觀劇孰料守院者均非素識而彼亦不知其爲林徒且倚李準之聲勢故朱等甫一舉足而守閤者卽厲聲喝止勢將用武朱等以寡衆懸殊退而訴於林林詢悉顛末責其徒曰汝亦達人胡不解事若此豈不知劇院爲商人營業汝等胡不購券入座彼施以正當之阻拒乃理之所宜然切不可心懷報復且吾輩宗旨亦不可恃技凌人致貽人以笑柄惟汝等年少氣盛入世未深又何知泰山之上猶有天者乎設不聽吾言致爲他人所辱此乃禍由自取孽由自作也林言甫畢座中卽有攘臂而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師旣不爲吾等雪耻我輩則行吾等之事而已林知不可以理喻沈思半晌卽顧衆曰汝等毋躁且隨我至院某自有辦法衆聞言始喜咸追隨於後然當日彼輩之心理自以爲此去必能奏凱而還實未知此時林之意旨實無爭鬪之心但欲和平以解之而衆人猶未之知也時守院者偵悉林率多人至誤會林尋釁報復乃相聚而言曰吾輩之身手決非林敵不若先餌以甘言誘其入院並奉以茶點然後號召夥伴以衆制寡彼雖勇其奈我何哉衆然其說斯時也危機已伏而衙役差弁不一時亦如雲湧濤驅而至

林則坦然蒞院孰知若輩心懷叵測佯示歡迎稍事周旋卽施暗號時隨林行有關坤者性機警察言辨色已知陷入危地乃呼林速奔甫一舉足則院門已閉隨卽棒刀交密如雨點威施於林所立足之地林此時始悉若輩之奸謀惟倉卒而來手無寸鉄不得已徒手禦之而當林前者已仆地數人矣無何戰鬥方酣林忽奪得敵人鐵鎗乃以一授其徒一留自衛此時林等勇氣倍增卽欲衝圍而出孰料重門深鎖已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而在外徒衆亦愛莫能助斯時也鬼哭神號如山崩地裂此一場之惡戰殊令人不寒而慄也惟啓豐之徒早已聞風遁去祇關鄧數人以寡敵衆咸以死力衛其師寒鼓叮鑿由二鼓至魚更四躍忽有健者刃起於林背林奮力以鎗架之用力過猛刀飛數丈騰擢空際墮時適中關坤左眉梢上幾至喪明而額已涔涔血下惟幸坤雖負傷越覺奮勇力劈十數人乘敵稍却鼓其餘威轉身入戰此時林則隻身格鬥而敵則前仆後繼重重包圍務死林而後已忽人叢中一鞭飛出當者披靡視之乃其徒譚就也大喜過望且林神武非凡久戰不疲自以爲身陷絕境生死之念早已置諸度外愈顯其一夫奮勇萬夫莫當之慨斯時也殘賊滿院血漬斑

爛負傷臥地者觸目皆是嗟夫林君勇則勇矣然已如釜中之魚籠中之鳥雖賁育無所施其技也蓋敵以傷亡過衆乃乞援於官兵是時孝準之部下數約五營圍困該院水洩不通噫險哉林君除死之外實無他策惟幸其情急智生處於一髮千鈞之際取石擊院門大光燈遂來燦爛光華之戰場化作伸手不見指之暗地林乘此弱點以鐵錮去閘之欄乃騰身而出混於人叢中以去遂得脫險焉而事關重大死傷之人以百計自知不得不出亡遠方以避虎狼之耳目既而兵弁搜其家人已鴻飛冥冥矣翌辰報章登載其事云是役傷亡兵弁運往韜美醫院療治者數在八十以上惟多折臂肱破頭裂額而林師徒之中獨林絲毫無恙其徒鄧關等俱負重傷尤以鄧某身受七刀爲險但雖身受重傷猶能不懈到底且得免於死者其勇爲何如哉事爲李世貴所聞恨入骨髓乃懸賞購緝務得林而後快而李準及該院商亦均出賞格以捕林林遂投身民黨展轉數年國體改革始遠地歸來不意道經廣西行至郊野時屆夕陽西落有數暴徒截劫一妙年少女觀其色則默慾驟發方施以輕薄正危急間女則呼號撐拒林逕聞之奔往援救一暴徒怒曰一池春水千卿底事敢來干

涉請試老拳而林甫動手該暴徒已若枯摧朽折然時衆愈怒乃如墻而進林以手中傘撥之紛紛而倒遂一哄如鳥獸散少女之危乃解詢之爲桂之懷陽人梁其姓尙未適人因赴寧城探親致幾爲暴徒所污林乃護送之其勇俠之概有如此者民國六年爲統領吳近所聘爲福軍教練如是數年後福軍出師北伐林以老辭旋爲香江人士所邀遂復設館焉僕適與其比鄰觀其爲人藹然可親故於公務之餘時相過從惟林君每懷往事人所稱道弗衰者彼輒歎仄無似蓋林君志不在小雖身懷絕技雅不欲在梓里間及鋒而試特爲環境所迫或爲正當防禦不得不然耳故僕之所紀非故事鋪張正見林君忠厚可風足爲談技者聲所矜式云

民十二年歲紀癸亥孟夏

番禺張仕鑪浣手謹述

楔子

朱愚齋

我國技藝之術相傳已古，然致力於技藝之學者
多，數祇知其術足以及自衛禦侮而已，而不知技藝
於人，其身體無一不絕大之裨益，蓋從事技藝鍛鍊身
手，其身體無一不絕大之裨益，蓋從事技藝鍛鍊身
既由肢幹運動，而牽及全身，血氣因之暢行，骸
魄即日臻強健，祇就本人身骸而言，四十十年前，飲
偶啖甘蔗，越宿即患咳，初猶不介意，以為但飲
止咳除痰祛寒等藥，病即可愈，豈料纏綿年餘，幸
病勢如劇，且患氣喘，當時貧困，無力延醫，幸
得詛祖父蔡詠南先生，施藥治愈，病愈後，仍苦
無資調理，善後，症瘡骨立，幾不類人形，偶隨友
往觀先師林世榮課技，林師親予瘦瘠，憐之曰，
爾能學習技藝，可以變弱為強，余報謝以家貧無

以其束脩、林師曰、未居吾館、一切免費、余大
 喜過望、長跪叩謝、遂就學於其館、林師授以鐵
 線拳法、並致訓告、謂斯法為己故名拳師鐵橋三
 之遺技、全法以剛柔通直今定寸提留運制奇十二
 訣為經緯、以吞吐發數推動內切、能壯魄健體、
 卻病延年、為拳術中之最良者、吾得自吾師黃飛
 鴻先生、飛鴻先生得自林福成師祖、福林為橋三
 高足弟子、今舉以授子、果能專心練習、確可使
 子反弱為強也、余敬謹受教、勤習三年、於日以
 壯、由瘠而肥、前後判若兩人、今已年逾六旬、仍
 健飯健步、視聽敏銳、均拜林師所賜、身既受益
 、恒歎廣林師之教澤、使世人同登健康之域、以
 日事於事、所慮未果、其後廣東中醫葉專門學校
 以廣州為敵軍侵臨、遷校來塔、借跑馬地菩提

場為校址、既反周仲房董其事、余永不棄、聘予
教授跌打傷科、其時莘學子中、有胡生徽遠、
捨其師來就學、徽遠年僅弱冠、敦品勵學、成績
森甲其群、予甚愛之、盡出所知以授之、徽遠亦
常倚側問難、蓋甚勤也、又以徽遠恒獨坐不言語、
低頭笑指甲、或引首啼泣、若抱沈憂者、余以
為異、念少年人性多好動、今若此、其是反常、
反常者於壽命有影響、習見多如此、心用隱憂、
乃時伸手動足、以發其興趣、使其從余習武藝、
、徽遠亦願學習、遂授以鐵綫拳法、年餘而徽遠
、體魄日壯、迨戰事爆發、青島臨敵、積數月不見
、忽噩耗傳來、徽遠病危、東華醫院中、悲哉悲哉
、余何不幸、今猶哀悼其弟子也、師道不尊久矣
、序序之間、替禮不完、或且以禮訟為事、徽

遠獨能謹守弟子禮、距今雖已十餘年、而余益念之、尤可傷感者、乃失一可傳之人、自是而後、吾心已灰、不欲再傳斯技、然世事常有不能逆料者、亦越數年、友人黎紫君、介鍾君偉明與余相識、長於口才、余以所著陸阿采一書助其講述、偉明由是在天空講述中、殷鑒日著、與余交誼亦日洽、余現偉明體弱、乃以鐵線拳畧授之、使其髀魄日臻強健、髀魄雖未易盡觀、但其力則增加甚速、年前麗的呼穀失火時、其概移唱片一事、可證其力如何矣、其後偉明又介李君世輝來習斯技、世輝亦以髀弱之故、欲習斯技以自壯、余亦可其請、世輝為麗的呼穀日報編撰員、日無暇晷、未、仍抽時學習、蓋亦以人生最可貴者為健康、未

獲健康之前。則不知健康之寶貴。試觀羸弱者。雖飲食豐腴。列於其前。彼亦無能享受。則知康強之可貴如何矣。鐵綫拳法為人所重視久矣。三十餘年之前。聖教總會會長馮其璋先生。耳鐵綫拳法之良。懇林師攝影全部手法姿勢。詳序運用方法。刊諸國粹雜誌。公諸於世。惟刊僅數期。即以事傳刊。該獎底片存貯于家。同學黃績文。執筆紀述其法。惟未及其半。未能全部完成。其後又歷十餘年。同學韋少伯亦曾紀述其法。又因事未能竟功。黃韋兩氏底稿。亦存於余家。我經滄桑。經已忘卻。友人梁君吉堂。偶觀同學胡立峰潘季一表演鐵綫拳法。復知吾亦諳解此技。錄而與予磋商。擬將鐵綫拳全法刊作單行本。公之於世。使後學得有津樑。同收康強之效。檢視先師

底片、及續文少伯底稿、以林師當年所攝照片為
玻璃底片、歷年已久、復曾遭兵燹、散佚破碎、
僅有十餘幀尚屬完整、猶幸續文少伯之稿、仍未
遺失、檢視原文、所紀述各公尚多、續文戰後不
見十年、少伯於戰時逝世、無從詢問研討、不自
忖淺陋、不當時林師所授者、繼續紀述、雖明知
且欲世人知此技之有裨於身體運動也、述而成書、
達、意在於是、文字五摺、在所不計、伏望愛賢明
攻錯、鑒其愚忱、俯賜教言、庶幾他山之玉、可以
丁酉夏初。

愚齋寫於陳柳一簪廬